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窺餘卷四五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黄鐘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周易窺餘卷四

宋 鄭剛中 撰

上經 同人至豫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天下所以不相同者以人各有志限于多岐也故唯君子然後能通天下之志通之之道无他廓其心以曠遠之度而守之以正則物我為一矣能如是豈復有秦楚之異風波之危將无往而不濟矣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卦有以象為先者象明而義顯有以義為先者義暢而象通卦取天與火蓋以象為先也以下始極言其義天體在上火炎上此二體之相同也天為至大火為至明所以同天下亦為天下所

同此合二體而為同者也聖人以至公之道大同于物非天與火不足以象之故謂其卦曰同人此所謂象也同人之道得位得中而已有才而无位或有位而非中者皆不足以同人蓋失中正之道則于乾為不及也二得位得中而五以中正應之則是能上應乎乾也上下相應而其德同故以六二成卦而彖言其義健也中也正也又能華之以文則其與物接者燦然有理故彖又總二體而極言之曰文明以健中

正而應君子正也兼是數者大公之道得矣雖然大公之道不本之以柔則剛而與物絶勢必難合故五陽以一陰為主而卦必成于六二此所謂和者大同于物也一于柔則又將流蕩而失已同其能濟哉故彖于涉大川之後必曰乾行者所以贊其健此不同而同之所以為大也或問大有同人乃乾離之反皆五陽一陰何離上則為大有離下則為同人曰象同而取以成卦者異也火在天上光明盛大故取以為

盛德大業照遠燭微之象天與火異體而合故取以為不立彼此曠遠无間之象又大有得尊而保大故成卦在五同人得位而上應故成卦在二觀大有于得位曰尊于中曰大中于健曰剛健皆與同人不同矣鄭康成曰風行无所不徧則會通之德无所不行故曰同人于野亨此蓋謂互體有巽也蜀才曰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則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下奉上之象義同于人故曰同人侯果曰九二升上

上為郊野是同人于野而得通者由乾文上行耳故特曰乾行也廣翻曰乾為野二得中應乾故曰同人于野亨乾四上失位變而體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水為相違則天與火為相同明矣君子觀其象故類族而辨物族如貴賤功罪之類物乃名物之物因貴賤功罪以為等差者也名物惟族類錯雜則无

別荀聚之各以類則物物自分无患其混淆故類族之與辨物非有二也類則辨矣聖人慮同人者有混淆之患于是乎戒之荀爽曰乾舍于離相與同居故曰同人也虞翻曰君子謂乾類族辨物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故于同人見以類族辨物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于門雖未至于野然自門而出不守所居有曠遠之漸矣故人无得而咎同人于宗謂二五相應情之所繫止其所親將以同人而繫情于所親吝之道也隨卦與同人固不同然舍己從人亦非偏黨狹隘者所能故于初九則曰出門交有功于六二則曰弗兼與亦謂二比初而情有所繫也與此略同問者曰

六二同人于宗有吝道而取以成卦何哉曰易以彖言者一卦之義以爻言者一爻之義亦猶履以六三成卦至其爻則為咥人之凶推此則見聖人隨爻取義不相牽礙者大率皆爾集傳謂初動艮為門二五相應乾既成離二五復位離復成乾乾離各反其宗此于門于宗之象李鼎祚曰崇初九震爻帝出乎震震為大塗又為門出門之象也侯果曰宗謂五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下卦離也離為戎兵戈也三動成震震為萑葦莽也兵在莽中伏也二五正應同而无私三以陽剛近比欲據有乎二二豈從耶三不得所欲遂有攻五之意自反而不直不敢顯行覬伺便而得志故伏于莽為三者其可已矣然離性趨上必欲有加于五五居尊非升高不可見故升高陵而望之蓋震足離目本惟驅使之不得已也夫師直為壯曲為老以私比欲强

同乎人安往而能行曲而老矣宜三歲而不能興小人之情狀盡見于此虞翻曰巽為伏離為戎謂四變時三在坎中隱伏自藏故伏戎于莽也崔憬曰與二相比欲同人焉盜憎其主而忌于五所以隱兵于野將以襲之故曰伏戎于莽五既居上故曰升其高陵一爻為一年自三至五頻遇剛敵故三歲不興安可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一陰五陽之所欲同也然二五自其本應餘爻相去甚遠其介乎二五之間同不以義各懷私意以相攘者獨三四兩爻然三與二為近比恐五之來故伏戎于莽內有所負猶不敢動也四去二為遠三又未嘗犯之特惡其礙已遂乘墉而攻其能克耶乘墉者自上乘之故知其為攻三垣墉所以備患也三于五雖負而于四為直有墉以自備矣四攻而不下其力必

困困而能自反尚可免凶使其違義前攻而克或困而不知反三四纒綿相激之禍勢將如何此弗克攻乃所以為吉也此兩爻皆不得言同人則聖人鄙之之意深矣三四動自二以上為坤土墉之象也又三在巽體于理為順四在巽上攻之故曰乘其墉三順則四无可克之理反則謂困而反常也集傳曰古本易云反則得則吉也一本云反則得得則吉也定本作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則二五相應乃其心也五之有二其中可謂直矣三四乃出而為孽此非用師不足以破其不義雖然以義克不義何至號咷乎曰五于三四類也與我類者各以強梗見擾故感激怨憤憂傷而不能自已此孟子所謂兄弟關弓射我泣涕而道之之時也三既敵剛而不能與四已弗

克而自困二五復遇斷金之利可以後笑矣三四皆剛陽非用大師未易克也又伏戎乘墉彼先求克而後五克之故曰相克象于同人之先不言號咷者不但略其辭其所取之義在于以中直先人也相遇謂二五始離而終合也或問四之乘墉所以怨三于五无傷也五何望之深乎曰四之怨三欲奪二也五何為而不爭中孚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蓋言内不盡誠則遇敵而失常也九五中直師出則克與或鼓或

罷者巽矣得三而笑與或泣或歌者巽矣五動成離離為戈兵又成兑兑為口三動成震震為聲皆號咷笑之象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周官載師有近郊遠郊之異杜子春謂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郊近而野遠明矣同人之志嫌于褊

臨故以同野為言取其曠遠而廣大也近者莫如門初出門為同不守所居是身雖近而志已遠故无咎上九居同人之極宜其廣大而反在于郊近不于門遠不于野其所以同人者進退俱失矣若之何而得其志哉雖然三以伏戎而不興四以乘墉而取困五又以大師而相克是皆不能使物自歸以强力相傾于憂惡之域上九于時避爭遠患志雖未得可以无悔矣侯果曰獨處于外同于郊也不與内爭无悔吝

也同人之時惟同于郊為未得志甞謂同人于野亨而六爻皆不足以盡之三四聖人鄙之深故不言同人五雖言同人而不言所同之地者以其相克无曠遠之度也初二上三爻又各有淺深得失之異故于野之亨不復見于爻矣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徳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剛健文明謂二體也内剛健而外文明以柔居尊者所能也以柔居尊立乎大中之地故本剛健而行之以文明人君應天時行之道如此而已上下應之非但為二五也一隂處中而上下諸陽悉宗而應之也是安得不大有而元亨乎夫用剛以臨下衆隂從之相輔以立比御衆之象故一陽五隂卦之所以為比執柔以下人衆賢歸之以此有大此得衆之象故一

陰五陽卦之所以為大有大有者有大之謂也雖然一陰過五陽嫌于不立曾不知剛健文明我固有其德矣聖人終慮陰柔非履尊所宜故抗五于離亦猶比以一陽御衆陰恐其過也則晦五于坎孰謂洪範之高明柔克沈潛剛克為无意邪虞翻謂大有比之反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于大有見之矣蓋天地有生物之德而无以行故以大寳使人君有之故謂之大有人君守此位以相天地非仁不可此大有所以用柔為主也羣聚富庶必有為惡以害良善者人君禁而絕之然後天地之命始得所付此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所以為大有之象也大抵天之所以命聖人者甚休尚惡不遏善不揚則衆有必亂尚安得為順天乎小人衆於傷物不遏而絕之則

勢必張君子難進易退不揚而順之則身必晦又惡不先過則雖欲揚善有所未能此言之序也火在天上高明无以加舜有大功二十本諸此而已虞翻謂五以日應乾而行于天也比初動成震為春至二成兑為秋至三離為夏坎為冬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又曰乾為天休二變成巽巽為命故順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上有以交乎下然後下有以交乎上如二五是也初九處卑而遠上交所不及大有之主以柔道接下上下交孚之時初九乃以卑遠不及豈不爲害然而非其咎也固其所守益難其進終無不合者故曰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也邵祚易謂比初動成屯屯艱也變得位艱則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大有衆陽宗陰而二獨為五所應猶之人臣以剛強任事之才人君于衆賢之中尤所委任使二于此所積不中所受過量則顛覆之患可立而待尚能行乎惟二以强任之力蓄積得中如大車有容雖載厚而不敗也茲其所以有攸往而无咎乾為圜圜者車之象盧氏曰二體履剛中可以任重有應于五故所積中而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當大有之時居下卦之極公侯豐大之象也豐大而能享上則无害不然豐已自肆鮮不及矣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惟弗克故曰小人害也亨當讀作享享上之謂也陸德明從王弼作平聲讀能自通于天子諸家多作上聲讀以宴饗為義謂三為五所饗也此蓋蔽于春秋卜偃之言狐偃勸晉侯納王偃筮之遇大有之睽偃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

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故杜預亦以爲饗大宴享一時之事又其所筮乃乾變爲兑故有施澤及下之象若九三之亨于天子乃以下事上之義不必專從春秋謂受宴饗也要之公能享王則王之饗也在其中矣虞翻曰天子謂五三公位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彭當從先儒謂讀作旁姚信云彭旁音同彭謂九三為四之旁也五方以柔履尊而九三以公侯盛大之勢居其下為四者處乎兩間一心承上而已不知其旁也然非明智之士昭晰而不惑則鮮不有咎明辨為其在離體故也虞翻讀彭為尫行不正貌謂四失位不正而以旁音者為字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信以發志諸儒或以為五發二之志或以為二發五之剛夫五居尊位雖用之以柔然剛健文明乃五之德二如大車載物受任而行孰謂上之剛德由二以發哉先儒謂五為信德上九乘之繫辭猶有履信思順之文則信以發下之志无可疑者蓋大有上下交孚之卦也在下之志非上以誠信發之則无以自通往往抱正信之衷而不得啓者有矣高宗命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此亦發其志之謂也雖然上下任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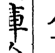
而威不立則慢所由生故曰威如之吉威如之吉謂使人立于防範之内不違顏而自懾非戒備而自嚴也故曰易而无備或謂上卦離有戈兵自備之象此誤也儒猶以忠信為甲冑況大有之厥孚交如尚何待戈兵自備乎此不可以除戎器戒不虞之義求之也侯果曰其體文明其德中順信發乎志以覃于物物懷其德以信應君君物交信厥孚交如也為卦之主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畏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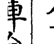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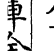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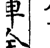
威如之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凡有大者天命之使有可也而不可以自有也若自有其所有則非天之所相矣上九既當大有之時又能履信而思順此不敢自有其有而宜為天之所相者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集傳謂乾為天兌為右右助之也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固人道所難謙亨君子有終則異于是蓋謙之效不見于初而常見于其終故也人皆處前我獨處後人皆取多我獨取少自衆人視之

晦而未明卑而未振无所有也然虧者變者害者惡者无不受滿盈之罰彼謙者方晦而光卑而不可踰故彖于此申言其義曰君子之終也夫謙以九三成卦九三本剝之上九與六三相易而成謙上九之陽降而居下六三之陰升而居上陽損其尊陰行其志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此獨為九三言也九三雖自上而降然衆陰宗之勢不得越故曰不可得而踰此有終之效

也非特如此德欲謙也所以成謙者本乎順謙以順也所以濟順者貴乎止茲又坤艮之餘意乎不然謙過而流將至失己非亨之道集傳謂濟當作際謂下交也流謙如江河百川赴焉者是也九家易曰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曰謙也謙者兑世艮與兑合故亨侯果曰此本剥卦乾之上九來居坤三是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者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天下有山為遯先儒謂山高峻逼上宜遠也地中有山則卑者上行而高峻者反居其下乃天地鬼神盈虧自然之道君子觀其象故宜裒多而益寡稱物以平施也裒先儒多讀作捊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減也詩原隰裒矣舊本裒作聚也減聚二義皆于易不礙蓋減多而掊聚之用以益寡盈虛平施之道也君子識此故貴富勢利皆不敢自滿雖以治人治物其

裒益平施亦本諸比而已集傳謂艮為手掊也坎為水平施之象也虞翻謂坎為平坎取互體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牛順物然无以牧之雖穿其鼻有所不服上卦坤為牛必于初六牧之者欲使就卑下也其在人驕傲盈侈之性非自知所牧雖父兄師友有不能制況少男乎艮于卦為下初六又艮之下居下之下雖謙之又

謙亦自收于遜之意也應在互坎川之象不曰利涉大川而曰用涉大川者蓋卑而不抗本非涉川之材聖人謂執謙下人无往不濟用以涉川猶吉荀爽曰初最下爲謙二陰承陽亦爲謙故曰謙謙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者物不得其平情動于中而見于音聲者也六二之鳴其傷于无應而有不平歟將鳴于此以求應也

曰无是也二積謙履中非一日五雖不應无傷也九

三乃以近比應于其旁六二念六五之不來喜九三

之應已忽然有得于中故不知音聲之發故曰鳴謙

貞吉中心得也雖然三二非正應而相應者豈二為

不正以求福哉二知守正為善而已天下未有為善

而外不獲助者集傳謂二動成兊兊為口姚信曰三

體震為善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謙得正處中故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身之服勞无如手足大禹之胼胝可見也艮為手互震為足坎為勞卦而震艮共之手足服勞君子効力有功之象也士之无所養者類好矜伐有功者為甚然亦以此敗何則有功而不以分人先已自伐人起而與之爭必不能有終矣惟九三有勞而謙極剛强有為之才而能止故萬民服君子之謙至于萬民服豈不謂之有終乎繫辭謂致恭以存其位者是也前

爽謂體坎為勞終下二陰故有終吉曷祚易謂羣陰順陽故萬民服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撝與麾同葢有揮却之義六四上奉謙德之君于心則安九三以陽剛服勞之功貶損而承我我能安乎撝而去之者所以推其禮而不敢受非巽不以道而求悅于三也大抵陽乘陰陰承陽理之常也當謙之

時為順之始其不敢受三之承者亦遵其常理而已故曰不違則不曰不失而曰不違則者以見四非能增損獨不戾其常而已能如是則俛仰柔順上下皆利雖然艮為手有撝之象四在震而猶取于艮者蓋撝而下却之手當在下陸德明曰撝指撝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謙當萬民服而有不服者五方守謙彼敢侮者不容

无也故謙惟六五闕之者聖人慮其過也雖然人君
自處以謙則人斯樂從其為用者必衆不富以其鄰
蓋言以謙用衆也利用侵伐宜矣艮為山二居其中
且不來應則恃險而不服者也五動至三離為戈兵
荀爽曰鄰謂四與上也自四以上乘陽失實故皆不
富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物有自得而鳴者六二是也有不平而鳴者上六是也上與三為正應三乃止于下而不來六雖以謙自處要之中不平志未得也此其所以鳴謙歟鳴與二同其所以鳴與二異矣雖然以柔居柔處謙之極與為應者乃相違如是其可以不征然以五之尊其所侵伐止于不服六不得位也懲違之罪可以問邑國而已邑國己之所有如九三者是也大抵處謙之時終以克己自損為事至于物有違義犯教則不得已

而征之上六无戈兵之象而曰利用行師者坤為衆故也虞翻謂應在震故曰鳴謙體師象震為行坤為邑故利用行師征邑國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李鼎祚謂震春兌秋離夏坎冬四時位正故不忒震
正體坎互體艮伏兌坎伏離坎又為法律有刑罰之
象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四至初有宗廟之象故曰以配祖考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 震下兊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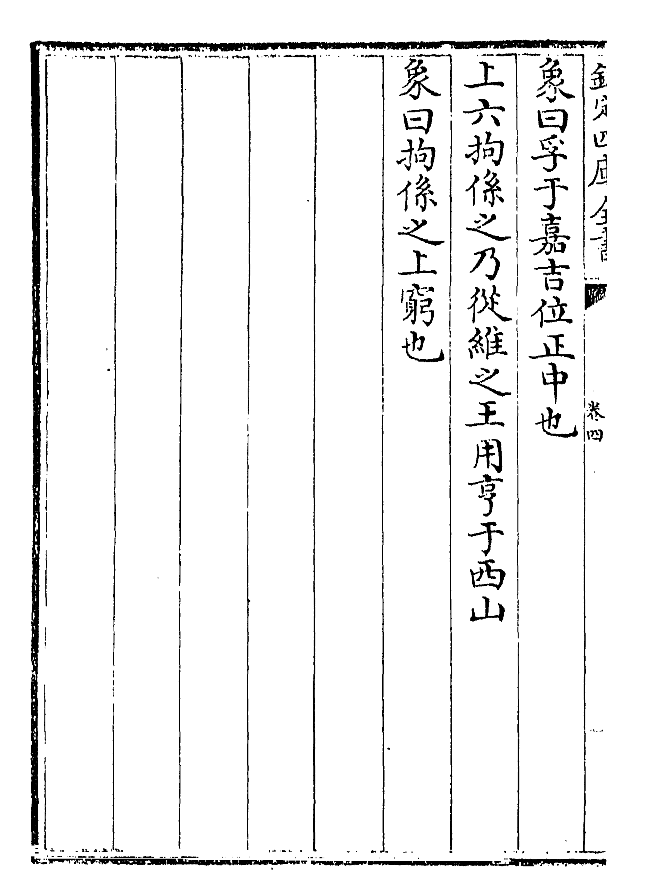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周易窺餘卷五

宋 鄭剛中 撰

上經 蠱至噬嗑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非事也蠱則事之所由生也蠱非亨也亨之道藏

于蠱也壞者飭弊者興濟難涉險无不得其利是乃
元亨之道所謂藏于蠱者也聖人識治亂成壞之相
因故先甲以圖其始後甲以防其獘經營念慮不敢
忘消息盈虛之戒所以德日新而蠱亦不復有此卦
之義也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合二象以明卦也
上九本泰之初九自初而升所謂剛上初六本泰之
上六自上而來所謂柔下剛上成艮其性止柔下成
巽其性順順而止則蠱由之以生何則天下之理惟

可否相濟勤勞有爲然後振起而无弊苟下一于巽上緩而止皿蟲穀飛理所必至雖然豈无治之之道哉有治之道則元亨而天下不足爲矣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下雖巽順而上不敢須臾寧此治之之道也不然衆順于下我止于上居安玩治視天下爲不足爲則蠱而不可爲矣利涉大川往有事聖人所以勉之使有爲也十日之首謂之甲先甲三日聖人所以先事而慮也時无止分无常所謂甲者又已更而在

後後甲三日聖人所以防其弊也終則有始乃天行之道聖人所以不敢忽易傳曰甲者事之首庚者變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稱庚猶更也馬融曰甲東方也艮在東北故曰先甲巽在東南故曰後甲虞翻曰乾為始坤為終故終則有始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為事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以太古之時無為無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醫和視晉侯之疾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杜預謂山木得風而落蓋取蠱壞之義也振民育德則因蠱壞之義而藏治蠱之意也山木得風而落其在人心有凋敝而窮瘁者此所以莫先于振民然風在山下豈皆落物亦所以動蕩而長養之其在人則感格成就有資乎上故振民之後繼之以育德治蠱有爲之道如是足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乾為父坤為母自泰卦初九上六相易成蠱而主器之子生乎其間三四五是也故諸爻皆以父母子為言初以柔居下幹父之蠱者也貞固足以幹事而謂柔巽可以幹蠱者葢子之承父如臣承君雖貞固以為質至其行之當以巽也夫父之付子事已修也无子以承之父事必廢事果未至也无子以承之敝固

不復振矣故惟有子然後父乃无咎由是觀之析薪之業猶欲克于負荷則承遺體而有為其易耶危不自安終而後吉非特如此敝者欲修壞者欲飭先後之跡不能无少改也要使巽順之道不至于傷厥考心則確乎能幹者矣故象取其意而畧其事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王肅以有子考為句絶非是集傳謂

乾父初九之上父往矣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六五在上二承于下子幹母者也初猶可以幹父則二之幹母蓋優為之患在于過而已矣何則九以陽剛之才貞固而行彊幹則易于傷恩故繼之以不可貞不可貞者豈謂母不足以為善而陷之于不義乎亦曰從容不廹輔之以善而使其自貞而已矣此剛之中道也幹母之蠱不失中道二能盡巽之才矣聖人猶恐人疑不可貞之言故申其義曰幹母之蠱得

中道也虞翻曰應在五泰坤為母失位故不可貞變

而得貞故得中道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爻之辭曰无大咎是未免乎有咎也象乃謂終无咎

者何哉大抵以子承父何咎之有聖人慮其幹之過

曰小有悔者所以戒之也又慮為子者因是而不力

曰終无咎者所以勸之也夫九三之剛過矣幹而過

中安得无悔然居巽之極不失其正是能知過而終之以順也象由是許之李鼎祚謂爻位俱陽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以陰柔居艮止是藉父母之業安逸閒暇而不能自飭者也與幹蠱者異矣安逸閒暇非不可以自裕彼父之付我者其能與乎九以陽剛在上下向而責望其子四乃裕然不知所為往則見吝矣宜其无所得

也雖然為子而不堪父事何以不凶曰以陰居柔所

處不失其正亦可以自守集傳往動成離離目為見

故往見吝虞翻謂動而失正故往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蠱以陽剛為能初之厲四之吝皆坐陰柔故也五

亦柔而能用譽者得尊位故也得尊位而不失中已

足以興事況能委任九二而共濟之乎是雖體陰柔

而吾繼志述事者不乏矣用以有譽此固其理盡之
成卦不止用之家而爻不以君臣爲言者蓋父子君
臣其義一也六五之用譽承德謂人君也居天下之
尊位任天下之賢才惟謹守中道不至失德則令譽
足以休當時而流後世矣集傳謂五居尊位下應九
二兊爲口譽之象也虞翻謂乾爲德二乾爻故承以
德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五為王四承之三為侯二承之承于下者所以事其上也上九在五爻之上獨无所承无所承則无所事矣故曰不事王侯易至此不復以幹蠱為義而專以事為言矣蠱為事上九在事之外是昔有事而今无事也有事則職守有分各從其屬无事則内觀取足雖有王侯之尊吾不從事于其間矣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不失其度者能之故曰志可則也或曰上九

猶未離乎蠱安得无事曰事未嘗无也上九之事高尚矣與彼營營者固不同謂之无事可也苟粵曰事終不當其位體艮爲止故不事王侯據上臨下故志可則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二陽為臨三陽為泰元亨利貞四徳泰不得而有者
蓋物惡太盛天地相交已三晝非所謂浸長之陽是
為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時此元亨利貞臨所以得
而有也臨者大臨小之謂蓋以陽臨陰也二陰長則
陽當避二陽長則陰為所臨臨物之道當如何說而
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是已剛中而應謂二也九二謂
中則可而曰正者蓋剛中為天道臨物而能與天道
相合其有不正乎雖然盈虛消息天道終始之常陽

雖浸長能无消乎此八月所以有凶也易傳謂陽生之八月先儒以為申酉誤矣臨者遯之反陰生于午遯為二陰未其位也陽生于子臨為二陽自子至未是為八月復卦曰七日來復謂自午至子而陽復也于復曰日于臨曰月者葢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于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為戒故言八月此日月之辨也復言陽之復故自午至子為七日臨言遯之反故自子至未為八月此七八之辨

也臨之為戒若曰制治者必于未亂保邦者必于未危防險杜小人當于盛大之日勢或已微道或向否雖知八月之凶而凶之來不可禦矣聖人又慮常人之情謂臨方二陽其復未久顧雖慮患亦何至太急計經營豫備其間豈不尚有餘裕哉曾不知一氣循環晝夜不息浸長之道倏變而衰矣故彖又為之言曰消不久也不久云者所以速牖戶之綢繆也人君能佩易之戒則久于其道雖盛不衰虞𫐠謂兊為水

澤自下浸上故浸而長鼎祚謂三動成乾天得正為泰天地交泰故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王弼謂相臨之道莫若說順教思容保民无疆蓋教思无窮之效所謂以德臨人者合上下之體其象如此析而論之教思无窮本于兊蓋澤有滋益之道朋友講習猶以兊為滋益教思臨民所以漸漬之以善也容保民无疆本于坤蓋坤為衆又曰厚德載物德

合无疆容而能保惟地為然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教學一道也教而能思則為善教故可久不然其教

窮矣尚能保民至于无疆乎非特如此上之臨下貴

乎親比水土是已然不可謂勢自親比而不思其所

以得乎民者教之容之保之得民之道也荀爽曰澤

卑地高高下相臨之象虞翻曰震為言兊為口講習

也坤為思為容為民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感也男下女也臨二陽在衆陰之下九六相感故初九九二皆謂之咸臨夫剛長則陰衰勢不相與然初陽在下其道未盛未能與陰絶也因其感而與之不害于臨惟不失其正則吉四得位而當吾之與之无媿于正矣君子之于臨固有兼收並用因其有向化從善之心我姑接之以濟盛大者彼此皆正則吾之志行可覩焉荀爽謂以剛臨柔得其正位而居是

以吉易傳謂它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
義重也然屯之初九亦曰志行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五之感二猶四之感初也然初以一陽未盛未能絶
隂故與之咸臨惟不失其正而已不能有所從違也
二之咸臨則剛已浸長可以有為中順之五又應之
于上亦猶有為之臣人主任之以事相與无疑是雖

吉无不利至其所施行者亦可否相濟而已豈由順命而至是哉曰未順命者非順命之謂也引之當道去其不如舜者此九二之心也惟如是故陽長陰消上下志同而天下至于交泰非特如此五中柔而在坤體未嘗不順二雖時有可否而在兑體未嘗不說此蓋无不利之道也集傳謂初之五二之五皆有澤山象故皆曰咸臨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厭苦說甘人之情也六三以甘臨人宜得利矣而曰无攸利者蓋正人未嘗說甘也邪諂憸媚惟可行于其類遇正人則不得逞尚有利乎六三以陰柔之資居不當之位以甘求說而初與二皆以陽進甘无所施矣故曰无攸利雖然小人之禍惟恃惡不知畏然後禍至不可救今六三知陽剛之已臨悟處身之不當既以為憂是雖未免乎咎咎當不長矣何則剛不

害正能知憂畏則庶幾于正者變以從陽亦旦暮之間爾二五相應上卦成坎坎為加憂三與坎臨是以憂虞翻曰兑為口坤為土土爰稼穡作甘兑口銜坤故曰甘臨失位乘陽故无攸利言三失位无應故憂之動而成泰故咎不可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者不可有加之謂六四何以不可以有加曰陽尊陰

早而我居于下是位不與陽爭矣陽長則陰忌之我乃應初而不疑是志不與陽異矣剛自彼來我為順首君尊在上我為最親持此以居臨謂之不可有加可也兹其所以无咎此无他位當而已矣雖然臨道至于无有加然則何以不獲吉蓋剛長之時大抵非陰之利當位可以免咎而已惟六五上六不然虞翻謂

初應當位有實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大君居尊履位豈事用知以臨下曰知非數也知時適變舍己從人所謂大知也剛長矣小人衰矣在下有臣如九二使吾不能應而感之委而付之則為不知矣今也不居尊大不矜聰明惟二之順使天下之有猷有為者皆自竭以為吾用此非大君不能也夫以知自効以能自給此一官一職者之所宜大君不以是為宜聖人慮後世惑於知臨之道求之大過或

至用機心以籠下故象示其義曰大君之宜行中之

謂也集傳謂二五相易成坎坎水為内景知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厚也上六雖臨之極然何自而知其厚曰自其志

觀之也夫初與二本非應上而上達權明理知消陰

致治變天下為泰者非二爻不可故降志下之不以

高自居也居臨之極極坤之順惟初與二之向非厚

而何故曰敦臨吉无咎象又明其義曰志在內也臨之五上以六得吉者鼎祚易謂上過應于陽敦厚之意集傳謂上與二非正應而陰必求陽志在乎內者惟易傳謂初與二非正應陰求于陽志在乎內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

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先儒觀作平去兩聲讀然卦自有兩義也以此示彼為觀如大觀在上以觀天下之類是已自此瞻彼為觀如下觀而化觀天神道之類是已上示之下觀之觀之義也二陽在上五履尊居正羣陰自下仰之此所謂上示之而下得所觀也建中守正天下之情自順巽以行之无往而不化以此觀天下豈不大哉是道也有一言可取以為象者惟宗廟之禮尊而嚴簡

而肅天子以誠意行于上人以誠意觀于下上下觀感之間盛德備禮无所不至故易約觀之辭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也顒者人君之德容卷阿之詩曰顒顒者謂專一也九五專一之誠行乎宗廟之間觀者孚之故无不化何則禋享之誠專於酌盥求神之始逮腥熟之薦獻則誠已分矣盥而不薦所以見聖人之觀惟務誠一莊子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既誠且一則教化之孚如風行之草彖謂下觀而化乃其

理也雖然斯民之于君上有號令則知聽之有刑威則知畏之有政事則知循之至于教化之行感格動蕩曰由其中則不知所以為之者亦猶仰觀于天但見四時不忒所謂行陰陽妙萬物者豈得而知歟以卦求之自五至二有宗廟之象昭穆相偶太祖之廟居其中也故有盥薦之義非特觀為然坤震合為豫四至初宗廟也故曰以配祖考艮兊合為損上至三宗廟也故曰可用享坤兊合為萃四至初亦宗廟也

故曰王假有廟坎巽合為渙微此求之五四三初為宗廟二居其間則王也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易之幽微蓋如此卦四陰二陽自臨變也臨之為卦乾陽在下十一變之間震兑坎離四時之象備而乾陽復歸于上此天之所以神四時之所以不忒聖人則體此以設教而已康成曰互體有艮艮為鬼門又為宮闕地上有木而為鬼門宮闕天子宗廟之象馬融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此祭祀盛時及神降薦

牲其禮不足觀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則草而及物散而周徧省方觀民設教者如之省謂廵狩觀謂視其所宜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先王之教亦因民之性隨民之俗取其宜者立爲防範然後揭而示之民乃不渝若乃風俗不能周知規模无以素定以是教民亦虛設而已省方觀民設教言之序如此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五以大觀在上自四以下皆仰而觀者也其觀雖同其所以觀則異故悔吝得失各隨爻以分童觀觀而无知者也坤為陰初又坤之始其在人如童蒙之童蓋冥昧而无知者以是為觀其觀陋矣雖然知者性之戶牖君子得之則高明小人得之則安見以君子而童觀則闇乎理義不足以有為吝道也以小人居

之雖性天不開有蔽蒙之陋而機僞不作无敗身之殃可以无咎矣此小人之道也觀自臨來歴坎艮之變蒙之象藏乎其中又應在艮艮少男有童之象故鄭康成謂童稚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所見不大女子之觀也子南子晳爭聘女自房觀之闚觀也闚觀而止可為女子之利使其不正則是鑽

穴隙相闚者安得利乎故曰利女貞雖然觀道以大公為心令闚而觀之蔽于小見雖出于正猶醜也聖人以二居正又所觀者乃其正應故許其為利然終慮後世習闚覦之小忘大公之道浸以私見相親故象又為之戒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其意若曰况不為女子者乎二居坤為順又應五而從之隂陽之義故象以女子為言虞翻謂臨兑為女竊觀為闚艮為宫室坤為闔户闚觀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生謂性也觀我生進退者觀我性為進退謂視天理之自然也九五大觀在上羣陰仰之皆願進而有為獨六三所居非正苟因其順性遽動不審彼上九剛極之才有如不合則違理甚矣故觀我生為進退然後不至于失道豈非可進則進故无悔歟大壯上六不能退不能遂者為其進不能詳也三之應上在巽

體巽為進退荀爽曰我謂五也生者教化生也三欲進觀于五四既在前而三故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建大中之道者莫如皇極箕子曰以近天子之光九五大觀在上所謂建大中之道者六四近之則觀國之光矣天子之光被于四表蓋禮樂備具粲然發越之時自内出者近之亦光華而遠況諸侯乎四侯位

也入而覲君君降禮接之在國光之内于時為賔豈不利哉微子以宋公作賔于王家此所以與國咸休也巽為東南東南主之位四自外入賔也又四居巽之下非特侯位凡士之抱道于下遇時而奮者亦如之故易傳謂人君賔禮之侍于王朝則謂之賔蓋國光之可觀无上下也集傳謂四上賔于五五降而接之成離光也虞翻曰坤為國臨陽至二天下文明反上成觀進顯天位故觀國之光王謂五陽陽尊賔坤

坤為用為臣四在王庭賔事于五故利用賔于王矣

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其義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生性也謂生為性謂其與生俱生也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聖人之教能盡巳之

性以盡物之性則教无不善矣九五當觀之時履尊

居正君子也然自反之明不可一日无故貴乎觀我

生觀我生謂察吾所以化民之道為何如也察之之道豈在乎他觀諸民俗而已矣形端影正此蓋不可欺者君子能觀生以此則无咎矣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同謂之六君子九五上六之君子如此坤為衆民也五自上上下觀之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以二九為主衆陰戴于下九五則尊而有位者也

不敢安其位因民以自觀凡國政之得失民俗之美惡皆反身而自修故曰觀我生上九則觀道已成最居物上可以觀物凡物之好惡相攻利害相奪相形相傾違理悖性者悉可坐見故曰觀其生上九之君子可以无咎矣雖然上九陽極當巽之究其為物之心必鋭觀民之生則志有不能平者象意戒其過慮翽曰坎為志為平上來之三故志未平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山雷為頤六四變為九四頤中之物也頤中之物剛而不茹則致養之道塞矣噬而合之則通此卦之所以亨也民猶體也皆上之所養強梗者間于其中則所以養民者礙矣決而去之則平此卦之所以利用獄也剛也動也雷也皆謂震也柔也明也電也皆謂

離也其言各有次第剛柔以體言也動與明以性言也合而章以用言也用獄之道所以辨析是非使人不得為混淆苟在我者雜亂而无别則无以正人故先辨兩卦之體曰剛柔分天下之理動則可以除害震取其動也明則可以照姦離取其明也合二體之性將兼用之故次曰動而明震動矣明或不足以察之離明矣動或不足以行之用獄之道猶閼也惟動與明合然後噬嗑之義備而顯故終之以雷電合而

章此彖次第之言也柔得中謂五也謂自初上而為五故得中何以知其然以否卦知之也否之初六既上為六五否之九五乃下為初九上下相交窒者所以通也夫卦遇離者多矣无不以火為象今以電為言者蓋電之為明光耀變化燭幽暗而人不測其察物照隱非若火之暴著故噬嗑之用獄豐之折獄以之雖然旅亦用刑之卦也而象之于離直謂之火者蓋獄與刑之異也刑者昭明暴白與衆棄之與用獄

不同又隱微之照亦戒太甚此旅之不留獄所以直言山上有火也集傳曰自易失其傳參之以申韓之學人君用明斷决行有司之事其獘至于刻薄少恩蓋言人君當以仁為主也然則彖何以指其不當歟曰五之位非剛健中正者居之必有不當位之失至其用之刑獄雖不當位猶利焉故其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侯果曰坤之初六上升乾五雖則失位文明以中不失情理故利用獄虞翻曰否五之坤初坤初

六之五剛柔交故亨也坎為獄艮為手離為明四以不正繫于獄中李鼎祚曰四在頥中齧而後亨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吕刑曰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審克而察則明罰之謂也審克于法則勑法之謂也罰欲小大皆當恐其有所蔽故明罰所以取于離法如天威之行恐其動之妄故勑法所以取于震然明罰者必先勑法故内震而外離非特如此罰者刑之輕法者刑之本于其輕

者猶致明焉則其於重者可知于其本致勑矣則刑之所加亦可知也集傳謂勑當作敕葢本字林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刑加于已然之後苟懲于有犯之初猶足戒也過是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人之惡不可制矣屨校滅趾所以懲其初也何則趾所以行屨所以納踐履不正則屨趾乃為惡之本用獄者屨校之所以止其行

也被校者苟知畏昔之所行今不復行安得有咎不知畏而繼復有行焉滅耳之凶馴至矣滅没也如滅木之滅屨校而没其趾聖人止絶妄動之意亦至矣震為足初居足之下為趾震木也以足置木校也互體艮所以止其行鼎祚易謂震為足坎為校震没坎下故屨校滅趾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滅趾滅鼻滅耳卦之文若同而其義異其初之滅趾上之滅耳謂刑者六二滅鼻謂用刑者謂受刑者故于滅趾曰屨校于滅耳曰何校言其以校滅也謂用刑者故于滅鼻曰噬膚而已是安得以字類而概求之哉馬融謂柔脆肥美曰膚蓋淺而易噬者也猶人有犯而非强梗用刑者雖不加深刻而其人已服矣六二中正之材見于噬嗑者宜如是也然六二乘剛不專于用柔故至于滅鼻鼻所以通内外之息凡獄情

之不容私意可行者皆由中外不嚴令滅鼻而使不得通則所以治獄者誠若雷電之不可測矣大抵六二所以得用刑之中乘剛所以資六二之正噬膚而滅鼻固其理也或問以六二而滅鼻无乃深乎曰滅鼻非深也謹其事而加嚴而已荀爽集解艮爲鼻四三二艮之象而初以陽塞其下所以爲鼻者不得通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周官腊人掌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鄭氏謂腊小物全乾乾獸之全體而噬之至難合也六以隂柔之才治强梗之間使其當位或足以得其情六既居三于位不當强梗者尚肯伏乎非但罪之不伏尚能中我以禍傳曰厚味實腊毒腊之為物不惟難噬又且有毒噬者遇毒如六三之遇强梗也或問强梗之獄固難治然亦何能毒我是不知邢侯雍子爭田之獄久

而无成邢侯至殺理官于朝其毒深矣六三承剛于下有應于上止于小吝无咎非腊所能中要是三在坎體用獄之毒不可不謹也虞翻曰三在膚衷故稱肉離曰熯之爲腊坎爲毒故噬腊肉遇毒毒謂矢毒也失位承四故小吝與上易位利用獄成豈故无咎也荀爽曰腊謂四也三以不正噬取異家法當遇罪故曰遇毒爲艮所止所欲不得故小吝也所欲不得則免于罪故无咎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子夏傳胏作脯非也自二以上四爻所以分治之難易噬胏猶易于噬腊比乾肉已難矣說文謂胏古文爲窒食所遺也蓋肉之附骨者鄭氏禮謂薄析爲脯考此則難易分而子夏之說破矣四以有爲之才得剛直之道其去間如頤中之物无甚難者然猶有遺肉不能盡則以所居未正故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物之剛直莫如金矢發之可以中人之情實不可以鈎金束矢之義求之二三五坤土而九四堅剛在乎土中故有金矢之象陸績謂肉有骨曰胏楊雄謂含食所遺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二五皆以陰柔之才動不過中又能乘剛資之以爲用而所噬乃難于二何也二臣也履中有助盡公而

能使私隙不通則已无咎也五居尊位雖聽訟非其職而刻制决斷之權係焉勢崇責深非若噬膚者以淺易可辨故惟貞厲可以无咎黄中也金剛也中謂五也而剛乃謂四也人君得有為之臣如九四者付之以强梗而用之以中乾肉不能為害也懔懔危懼常使哀矜而勿喜此貞厲之道也雖然五在離體之中火也金遇火而變亦猶人主攬天下之權雖司寇三公告其成而生之殺之刑之宥之惟吾所以制一

時之命此黄金之異乎金矢而噬腊胏者亦不得同
其利也玆其所以為得當歟集傳謂五與上易成兌
口故噬乾肉虞翻曰位當離日中烈故乾肉變得正
故无咎或謂離自乾來故四五皆為金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聖人存滅耳之戒而昏塞者不知畏罪大惡積至乎
滅耳滅耳者噬之終校之極孔子所謂死期將至者

尚可用哉聖人之戒為餘人設也若曰有聰不明者乎于此可以知畏矣耳司聽聽者聽之德聰則明矣聽不明則是廢其耳而不用韓愈為張籍言于李遜曰盲于心者皆是夫心可謂之盲則耳可謂之不明矣互體坎坎為水内景也聽无内景之明聞法不畏聞惡不改校而滅之是謂稱物而平施康成曰離為槁木坎為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